



## 愿春天不再寂静

——读《寂静的春天》

■ 文/石峰

第一次知道《寂静的春天》，是在读《三体》的时候，《三体：地球往事》中，叶文洁被发配到了大兴安岭，在这里，她结识了一个叫做白沐霖的记者，白沐霖借给了叶文洁一本书，就是英文版的《寂静的春天》。虽然不能说，叶文洁后来给三体人发信息是因为读了《寂静的春天》，但是这本书却实实在在地让叶文洁看到了人类对地球的伤害。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上世界中期写作的，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生动笔触，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对野生动植物造成的普遍性伤害，从而给我们的环境造成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的故事。

作者以寓言形式的开篇，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因为使用农药过度，导致动物、植物甚至孩子纷纷死亡的恐怖场景。虽然这个小镇是虚构的，但是在读完全书之后，掩卷遐思，如果人类不及时对环境加以保护，那这样的恐怖小镇迟早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仔细留心一下，就不难发现，现在孩子的童年和我们

小时候相比，缺少了与大自然亲近的乐趣。我们的童年，可以捉蜻蜓、粘知了、逮蚂蚱，还有钓鱼摸虾捞蝌蚪，草丛里随意用树枝拨几下，就会跳出好多蚂蚱、蝗虫、螳螂和蚰蚰，有的个头还不小。但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很难再重复我们的童年了，这些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小生物，不知从何时开始就难觅踪影了。我偶尔给儿子抓到一只螽斯，就像发现了稀罕物一样，要知道这在我的小时候可是随处可见的。更多时候，想见到各种昆虫，只能去自然博物馆看标本或者在书本杂志上看图片。个中原因，除了大规模的城镇化，杀虫剂的使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今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虽然日本政府一再声称核污染水已经过处理无害，但是对可能造成的危害，作者在书中的一段话做了最好的说明，“说实话，水的化学污染最惊人的一点是：在河流、湖泊或水库里，或是在你的餐桌上的一杯水里，都混入了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没想要合成的化学药物。这种自由混合在一起的化学物之间相互

作用的可能性，给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官员们带来了巨大恐慌，他们对这么一个广泛存在的、从相比较之下被认为无毒的物质到可以形成有毒物质的现象感到严重不安。这种化合反应可以存在于两种或多种化学物质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化学物质与不断增长的放射性废物之间。在辐射的影响下，原子很容易重新排序，从而改变化学物质的性质，引起难以预料甚至无法控制的后果。”读起来是不是令人后背寒意阵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海洋中的生物真的会在核辐射的影响下产生不可预知的基因变异，或者原本就已经排在海洋中的各种废弃物重新组合成我们未知的有害物质，进而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

《寂静的春天》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本著作，自出版那天起，这本书也曾颇受争议，甚至有一些观点受到部分科学家的质疑，但是作为一部关注环保问题的奠基著作，《寂静的春天》在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因为地球从来不需要人类拯救，人类保护地球，其实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

## 好书等人

■ 文/徐长顺

去得最多的是旧书店。

无论本地，或者外地，看到书店，总爱进去看看。进去了，必会买一两本书。

上海热闹的街上，只有这家旧书店，店面很小。那天，我正散步，蓦然看到这家不起眼的书店，进去了，一架一架子的书，好多。

屋子里满是书的味道。

自然有点闷热，人在店里有点难受。走进的人，没有立即离开，这是我想进的店。

有一些书是我的旧友，早就在我家书架上。

还有的书，曾经看过，更多的书，是曾经想买的。

掸去书上尘灰，挑选了喜欢的一本又一本书。

回到家，和朋友聚会时，说到那家书店，我说：“有本书，或许是你的！”

只可惜，我没有记下那书店的名字，也没有和书店老板留下联系方式。和他聊了几句，知道他曾经是上海的一位诗人。

一位写诗的，爱着诗，脑袋里都是分行的文字。据他说：“做了很多工作都不适应。”

都说写诗的是神经病。如今社会，人们太现实了，现实得天天忙着赚钱。谁有闲情理解诗的含义？

诗和远方，那是梦一样的生活。云知道天空深处的事，读诗写诗的人喜欢探究，普通人活着，面对的是现实。

是他躲在诗的世界，以为社会太俗。他不交朋友，每天守着店，每天捧着书。

他爱书，爱书里的世界。

能感觉他是爱诗的，也能感觉他爱诗爱得很孤独，见到我买了不少书，他欣喜，和我多说了几句。

我们以后不可能有什么交流。我认识上海的不少诗人，都喜欢独自写诗，很少参加应酬。他也应该喜欢在自己的世界活着。

有尊严地活着的诗人，值得敬佩。

爱诗，爱一个人静静活着，却不得不考虑生存。他开了书店，解决了吃饭问题，便可以好好爱诗了。

“好多书，确实不错，我要慢慢读。”我记住了他的话。

为了那些好书，他四处搜集，每天阅读。他是将读完了的书，又传递给另外一个爱书的人。只不过从中赚了点生活费。

回家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快递给我的书。这些书都是他读过的，任何一位爱诗的都会喜欢，我认真读着，时时想着“好书需要人去读”这个简单的问题。

## “现代书话丛书”之十四

■ 文/卢伟庆

打出主标，瞥到电脑右下角，10:47，周四，2024/1/4——天，这么扎堆真的好。打开手边《姜德明书话》，想在书后写两句，顺便搞搞笑。写着写着写下这么一段，不知何时镜片似沾了雾气：2024年1月4日周四上午为姜德明先生书话小文而浏览。父亲去世18周年纪念。父亲，转眼您离开我们这么久了，可您又从未离开，永在儿的心里。为您在时做得不对而愧疚，只有好好往前走，不负您的养育之恩。

《姜德明书话》书前作者照片，姜先生坐在书架前，那时很年轻，面容沉静。翻到作者手迹页，手迹文字写“一个文弱的绍兴书生”马蹄疾。《拾叶小札》书中见到此篇《马蹄疾小记》全文，手迹与出版文字对照，已经有所改动。身为编辑自己也写稿，对此充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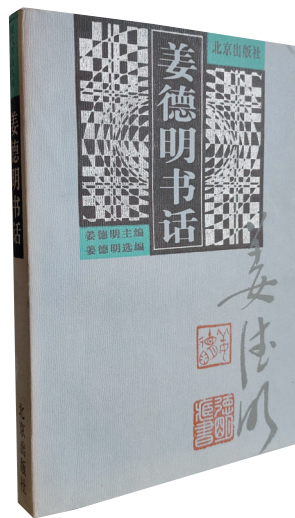
书话分六辑，分别为“鲁迅之什”、“书边杂话”、“杂志拾遗”、“译林枝叶”、“燕城零

札”和“书苑风景”。一如既往，将“书苑风景”中《巴金谈话》《孙犁谈话》《卖书记》《烧书记》《李一氓藏书》等文先读一遍。杨良志先生介绍，继唐弢之后，姜德明也是一位热衷收藏新文学版本和撰写书话的作家，书话特色显示出一个“杂”字。

前述《拾叶小札》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姜德明书话系列”之一种，出版于2013年1月，另外两种为2012年4月的《燕城杂记》和2016年6月的《余时书话》。三本书白色封面，看着也是素雅加沉静，2017年2月25日在《余时书话》扉页写“版式、内容、作者、编辑都大爱，晚上有超级杯”。时至今日，超级杯概念已经模糊，前一句话依然有效。作者1990年说了一句“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有朝一日也想学说一句，只愿那时，能“相看两不厌”。

《拾叶小札》小序中，姜先生说“如蒙读者宽谅，还看得出来，我便知足和感谢了”。

笔者自比厨师，小店开了四年，心情与姜先生类似。夹生过，烧糊过，做出的菜大家只要“还吃得下去”，那就尝试再做一顿。新朋老友，有空来坐坐，一起往前走。



“现代书话丛书”之《姜德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印，定价16元。